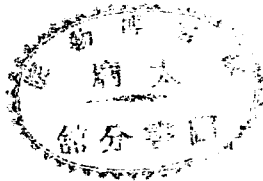


COMICAZOZOM

LA FLORE DE LA PASINHO

Edición de América



877.55

376=2

過客之花

巴金譯



3 0544 7111 9



1933

~~00381~~

A215624



「牢記住：這里遍着憐憫與不幸。」

——愛的教育（著者）

譯者序

這篇劇本是三年前翻譯的，當初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時候，我曾在譯文的前面寫了下面的引言：

本劇的著者亞米契斯 (E. Amicis) 就是著了「愛的教育」一書的意大利作家。本劇是他晚年的著作，於一九〇六年（即他臨死前二年）寫成，這年四月羅馬上演時，曾得着絕大的成功。同年八月在日內瓦舉行

的萬國世界語大會中，曾將本劇用世界語演過。我是根據這年在巴塞爾（Basel）出版的世界語譯本重譯出來的。原題爲 *La Floro de la Pasinto*。

世界語譯者 Rosa Junck 女士在她的譯本前面印了一句獻辭是：

『獻給亞米契斯，靠了他的高貴的感情，不幸的人得以恢復勇氣；靠了他的教訓，殘酷得以變爲善行。』

重譯者也是懷了這同樣的心情來譯這書的，我願將我的譯文獻給我的世界語同志們。

這些話就在現今我也覺得並沒有說錯。不過我這時候的心情却多少有點不同了。我要把這意思發揮出來，也許可以寫成一本很厚的書，在這序文裏是完全不適用的。在亞米契斯與我的思想之間顯然的有一道鴻溝，但這並不能阻止我讀「愛的教育」而不流淚，同樣也不能阻止不譯這篇劇本。在我的意思如果照亞米契斯的寫法安娜與阿爾背脫是應該結合起來的。雖然我是一個悲劇的嗜好者，但其實在看不出來在這一對戀人中間有什麼「永別」的理由，我是希望那團圓的結局的。這也許是因為我對於性問題的觀念與作者的不相同罷。

然而不管怎樣，這究竟是一篇好的劇本。我之所以愛牠，是因為牠給我們展示了一幅貧窮與不幸的圖畫，而這圖畫又是用另一種筆調繪出來的。這在聰明的讀者當然可以領會到的，用不着我在這裏詳細地解說了。

這次付印的時候曾將譯文大略校閱了一下，改易了幾個字。一兩處從前疑心原書印錯（我根據的這板本常有錯字）而依自己的意思改譯的，現在覺得還沒有更適當的譯法，便也一仍其舊。

一九三三年一月巴金

人物

安娜狄尼（四十六歲，淡灰色的頭髮。雖然她的身體很弱，她的面貌上多少還留着青春的痕跡，她的一舉一動，都有貴族夫人的優雅的姿勢，這和她的現在貧困屈辱的環境，樸素的服飾不相配合的。）

阿爾背脫喬治（四十六歲，灰色的頭髮，莊重的表情；衣服都麗，然而卻又像一个憂鬱厭倦的人那樣地隨



便。)

沙基醫生(與阿爾背脫同年。)

房東(約四十歲，穿飾得和少年公子那樣的漂亮。)

布魯尼(年齡在三四十歲之間，汗衫工廠的店員；衣服

很不講究，頭上戴着一頂壞的軟帽，外貌和舉動都

使人討厭。)

羅沙(年老的女僕。)

看門人

賣菜的婦人

地點

一間窮人住的小屋，右邊深處有一扇門，左邊角裏放着一張鐵牀，完全白色，沒有什麼裝飾，牆上掛着一個黑十字架，裝飾着橄欖樹枝，在牀與門之間還放着一個衣箱，衣箱上面有一個小小的聖母像，一邊放着小的聖水瓶，一邊放着一小盆花。左邊牆壁有一扇小門，通入那一間小小的廚房；門邊立着一個碗櫃，櫃旁又放着一

個洗衣服布片等等用的。小盆，右邊牆上有一個火爐，但沒有升火。火爐之上再貼着一張印就的阿爾背脫的肖像，一張小桌子放在屋子中央，桌上放着一堆汗衫，一件繡貨，一個放縫紉用具的小籃子，一個燭臺，一瓶墨水，一些紙。屋裏的陳設看起來雖是貧窮的，卻是非常清潔。

第一場 安娜

安娜（一面在掃地）我本不應該爲了這樣小的事情去麻煩醫生，……可是他給我的藥對於我很不適宜。……要是羅沙只要好好地重述着我的話：『隨你的方便，如果在這幾天早晨你有事要到這一帶地方來的時候，就請順便到這里來……』就好了。

第二場 安娜與羅沙

羅沙 (走到門前) 安娜夫人！請你發善心；我的太太想

下牀來；她千恩萬謝地請你上去一刻，給我幫忙把她擡到安樂椅上去。

安娜 (把掃帚放到牆角) 如果——如果醫生來呢？——

羅沙 像你前次那樣，給他留個條子在椅子上罷。

安娜 我倒沒有想到那上面去。(她走到桌子旁坐下，拿

了一張紙條寫起字來，像不常寫字的人那樣，一面在慢慢地寫，一面口裏在念：『醫生先生，請原諒我，我立刻就來。』她站起來，把椅子移在離門口有三步遠近的光景，然後把紙條放在椅子上面。她們兩人很快地走出去了。她們在樓梯上的叫聲還可以聽見。)

安娜 我來了！

羅沙 我們在這里，太太，我們在這里！

(舞臺上這時候便沒有一個人，又過了一刻。)

第三場 醫生

醫生 (走了進來，向周圍一看，忽然看見了紙條，便拿起來讀。) 她一定是到患瘋癱的女鄰居那里去了。……那個可憐的婦人，……她對於她的女鄰居也太好了。(看着火爐，然後再向四周看) 如果她在這冰窟裏不會得着瘋癱病，那麼在她就是萬幸了。(他從衣袋裏取出報紙來，正在閱讀的時候，有人在外面敲門。)

第四場 醫生和房東

房東 (在外面) 我可以進來嗎？

醫生 請便。

房東 (驚奇) 你在這里？

醫生 哈，好得很！難道你不在這里？

房東 然而我是房東。

醫生 我是醫生，我到這里的目的是比你的目的要高尙得

多。你是來要錢，而我是來做慈善的事。

房東 這一次，卻不。

醫生 那麼你是來搬什麼東西去吧？

房東 不，我是來——我不是來拿什麼東西去的；我是來向我的房客說，她不必擔心這一季的房錢，她再遲一點付錢也可以。……

醫生 那麼你也是來醫病的，「同胞」，請原諒我。夫人出去了，一刻就會回來，她一定在那患病的女隣居那里。

房東 這就是她的事務。

醫生 這就足以使人尊敬她了；然而她還有別的事務。

房東 去聽「彌撒」。

醫生 她還要作工。這就是那繡貨，她的眼睛快就要瞎在這上面了。（指着桌上的綉貨）你是知道的；你不會對那不事勞動只知禱告的婦人做慷慨的事。你想她靠着她丈夫留下的每年的三百法郎怎麼能夠生活呢？而且她剛剛倖從大病裏逃了生。

房東 因為這個緣故，我便來，——並不拿什麼東西。

醫生 那麼，你爲什麼又要做「靡非斯特」呢？

房東 因爲我本來就是他。

醫生 把他的名字高聲讀出來！

房東 你侵害了我的名譽。（他看錶）……我去了。請你

把我的話轉達給「夫人」。（正要出去，忽然看見牆上

貼着的阿爾背脫的像；他便站住了。）——阿爾

背脫喬治的像！（走近像前去看）從畫報上剪下來的。

奇怪，我從前總沒有見着。

醫生 牠在這屋裏貼了好幾年了；不過以前是貼在牆角。

房東 呵！呵！……我想起牠倒很好！明天的紀念碑的典

禮阿爾背脫喬治不到場嗎？

醫生 已經邀請了他了。在市長的邀請之外，我又以孩時

友伴的資格，加上了我的熱烈的請求，他在這裏會得到大的歡迎，這或者多少可以報償他們那些時候所受到的猛烈的攻擊。他答應了，但後來又收回了他的允許，另寫道：「也許。」當他寫「也許」的時候，這就是表示他一定不會來了。我並不覺得驚奇。從他還是一個青年的時候離開這裏以來，他在其後的三十年中間只祕密地回來過三次，而且只見着很少的朋友。

房東 這一個小小的省城！大人物總討厭他自己的那種不闊氣的生地的！

醫生 不是這樣！在這里，他在一年之中失掉了他的父親

和母親，他的家人就在這裏分散了；這裏給他留着太多的悲慘的記憶了。

房東 你是他的熱心的勇士。

醫生 不，我是他的忠誠的友人。

房東 那麼，我就讓你陪着他的像罷。（又回來）然而究竟是怪事：爲什麼阿爾背脫喬治的像會貼在這里呢？我想不到我的房客還是一個愛好文學的女人。她好像連寫字也不十分會呢。

醫生 這和文學沒有一點關係，你完全不曉得。……不錯，你是太年輕了。然而告訴你，倒也是好的。

（他在以下的敘述中不時望着房門）距今三十年前當阿爾背脫還是一個漂亮的十六歲的青年的時候，他狂熱地愛上了一個和他的年齡相同的貧家女郎，她也愛他，回答了他的愛……

房東 怎樣地回答呢？

醫生 誠實地，坦白地，或者用在街上遇見時的眼光，或者用幾封書信，或者用她的小妹妹的傳話，有幾次當他放學她下工時在巷子裏房屋的門前遇着，兩人在那里停留幾分鐘的時候，她也曾用過嘴回答他的愛，這愛情是狂熱的……（房東望着醫生）但也是純潔的，牠在中學

裏產生，在大學裏就死了，那時候阿爾背脫移居到城內他的哥哥們的家裏。過了幾年，那姑娘嫁了一個心身兩方面都不健全的窮店員，而阿爾背脫，你知道，他就成了名。她的丈夫死了；阿爾背脫也在米蘭結了婚。這個寡婦從此便奉了教；然而她從來不曾忘記過她的初戀，這愛情在她的記憶中就變成了對於那個成名的青年的差不多宗教的崇拜。這就是她應該把他的像貼在這里的原因。

房東 情人的像，她，一個聖女！

醫生 胡說！這不是愛人的像，這是真誠的愛情的影像，

這是她青春時代的黃金般的紀念物……

房東 這沒有什麼關係，我覺得很有趣的。很有詩意。她還和他生關——

x

● 靡非斯特，魔鬼名，見歌德的「浮士德」。——譯者

第五場 前人與羅沙

羅沙 (走到門口) 呵，醫生先生，真對不起！安娜夫人說在兩分鐘以內她就下來，因為我的太太無論如何定要她幫忙……只有兩分鐘！

醫生 告訴她，叫她盡力做去，我現在要去了，一刻鐘以後我再來。

羅沙 醫生先生，真是千恩萬謝了。

第六場 醫生與房東

房東 她還和他生關係嗎？

醫生 她從不曾再見過他一面。在這許多年內或是遇着他的家庭的不幸，或是遇着他的成功，她便寫了幾行字寄給他，並不署名：有時寫的是讚美歌裏面的詩句，是教皇的名言，是從聖書裏面摘出來的安慰和勸勉的句子；這充滿了愛的話語：並不是一個女人的話語，而是靈魂

的話語；我並不說她不希望再見他，然而在這些信裏她卻從來不曾提說或暗示過要再見他；這好像一個母親，一個姊姊從另一個世界裏向他說話一般。

房東（在醫生閉口之後寧靜片刻，忽然問）她從前是美麗的嗎？

醫生 你這異端！你這壞人！……不，她並不美麗；不過我記憶起了她的優美的舉止，她的可愛的良善之表情。手足很活潑靈敏，兩隻眼睛明亮得像兩顆明星。

房東 我看見她。可是她如今稍微變了一點，這種奇怪的崇拜偉人的女人！

醫生 你不懂得，自然她不能夠了解他的思想力，也不能夠了解他的藝術。然而她知道他的名聲傳遍各處，這就是他的力量；她又恐怕這名聲會給他苦痛，而且充滿了危險；她聽說他不是信教者；她希望他有信仰，可以使他強健而安靜；她爲他禱告，要上帝勸告他，而且給他以和平。這是美麗的事。

房東 這是他告訴你的嗎？

醫生 這是許多年前的事；很久我就不會再見着他了。

房東 他也會回答過她嗎？我願意知道他們兩人中間的關係，爲的是我想在這件事上推薦她。（他一面指紐孔，

想說出「十字章」來。）

醫生 他會回答過她幾次：謝謝你的好意。

房東 我不喜歡那個人。

醫生 這並不是審判。

房東 在政治領袖裏，他總是只做錯事。

醫生 公平地說，工作是微弱的，思想是偉大的，心是忠誠無私的，政治家倒下了；然而思想家還直立着，而且會立得更高的。如今別人對於他的攻擊都是不公道的，卑鄙的，他的錯過，他已經償還了。他有家族；然而他的妻子瘋了，一個女兒悲慘地死了，還有一個在美洲結

婚了。他還是孤獨的。固然他成了名，但人卻是不幸的了。難道這還不能使你滿足嗎？

房東 滿足了，因此我要去了。請把我的話轉告夫人。

（離門口還有三步）也許因為她是成了名的友人的愛人的緣故，——所以你在這末長久的時期內白白地給她醫治，不取費嗎？

醫生 也許是這樣，不過對於那些並不是我的任何友人的愛人的女人，我也一樣地不取費的。

房東 （低聲）好像她們都是他的愛人。

第七場 醫生與安娜

（房東在門外遇着了正回來的安娜。從開着的門可以望見他們兩人站在平臺上，還可以聽見房東的聲音。）

房東 我來向你說，你不要擔心你的房錢，你方便的時候，再付錢好了。（接着便是安娜的非常感謝的聲音。）

安娜 （跑進屋裏，向着醫生那里去）啊，醫生先生！我

真是羞愧得很，真對不起，真對不起！然而你爲什麼立刻就來呢？我叫人告訴你，要你有事走過這一帶地方時順便到這里來。

醫生 不要說客氣話罷！我再沒有時間耽擱了。你有什麼話要向我說？

安娜 如果你有好心肯給我你所知道的治這病的另一個藥方，那麼就感謝不盡了，因爲你上次所給與我的藥是不能服的。

醫生 你再忍受一次也不行嗎？

安娜 再一次也不行，我的身體太壞了。

醫生 這只是實驗罷了。（他坐在桌子旁邊）立刻就會好起來的。我們要給安娜夫人一點更適意的東西。

安娜 （微笑）安娜夫人！

醫生 （起身）同樣的分量，同樣的鐘點，記着！要注意睡眠！現在恕我不給你行禮就去了。

安娜 （送醫生到門口）千恩萬謝！（把頭伸到門外，高叫）醫生先生，當心第二層第三級的樓梯是破了的。

第八場 安娜

安娜（一個人坐在桌子旁邊）現在來作工罷！（她戴上眼鏡，開始在汗衫上做出紐孔）我本想在星期就把這弄完的！我真是一個多麼不幸的婦人！只要基亞利先生能夠忍耐就好了。我的心嚇得在猛跳，恐怕有一天他會用兇猛的手段對付我的。我的可憐的眼睛，牠們不再是從前那樣的了。——而且（她搓她的手）在這樣冷的天氣

裏——（她繼續做活。）

（有人在外面敲門。）

安娜 請進來！

第九場 安娜與看門人

看門人 (開了門，向屋裏看) 呵！你在家。下面有一位先生要我來看你是否在家。

安娜 他是誰？

看門人 我不知道，他也不曾說過。是一位穿着皮外套的先生。我去叫他上來，好嗎？

安娜 穿着皮外套的先生！(她站起來。)

看門人 我又不能夠要他把皮外套脫掉！

安娜 但是——還是我自己下去罷。

看門人 呵，好！你想在樓梯上接待他嗎？

安娜 那麼還是叫他上來罷。

第十場 安娜與阿爾背脫

安娜 (取下眼鏡) 這是誰呢? ——什麼慈善團體的先生嗎? 我又不曾哀求過什麼, 天呀, 這樣子怎麼能見客呢? (她急忙把她的衣服, 頭髮, 整理了一下, 走到門口, 有人在外面敲門, 她開了門, 然後站在旁邊。)

阿爾背脫 (直立在門口, 恭敬地脫下帽子, 寧靜片刻, 好像在憩息, 一面望着她; 過後用一種感動的, 戰抖的

低聲問）是安娜狄尼夫人嗎？

安娜（惶惑地望着他）……悉聽尊命。

阿爾背脫（略有點畏懼）……你不認得我嗎？

安娜（嘶聲叫道）阿爾背脫！（她向後退，着椅背）

阿爾背脫……喬治先生……原諒我……是你嗎？上帝

呀，這是真的嗎？

阿爾背脫 是我……安娜。

安娜 你……到我這里來？

阿爾背脫（略略低着頭，向前走了幾步，帶着憂鬱的聲

音說）我如今是到了這樣的年歲了，人們在這樣的年歲

便要回憶到青年時的一切……我如今是生活中的這樣的時期了，人們在這時候對於那些曾經愛過他們的人便要覺得更深切的感謝，我願意來重見那一個在這許多年以來遠遠地用她的禱告和祝福伴着我的善良的人兒；重見她一次，向她說一聲『謝謝』，而且請求她的原諒。

安娜（惶惑貌）原諒？……天呀！爲着什麼呢？

阿爾背脫 爲着三十年以來的罪過。

安娜 呵！我懂得了。呵，喬治先生，你說些什麼？我發誓，我從沒有在我的心裏責備過你一次，我是一個貧家的女孩，又不曾受過教育……而且我錯了，我不該自

己妄想。……

阿爾背脫 安娜，然而我允許了你的。

安娜（急忙說）你的允許是真誠的，不過你不能實行牠們罷了。

阿爾背脫 我的好安娜！

安娜 然而如今說起牠來，我還是害羞得很！（快活貌）
天呀！這不是夢嗎？真是他嗎？真正是他！我卻連椅子也不讓你坐。我真是頭腦昏亂了！（用圍裙拭去椅子上的灰塵）喬治先生，請坐罷……請坐一刻罷。……

（阿爾背脫仍站着，他走近她的身邊，要握她的手；

她畏縮地向後面退，然後她便把手伸給他，他注意地望着她的臉。安娜低着頭，好像害羞她自己改變成這樣子，她謙卑地說。）

安娜 過了這許多年了。

阿爾背脫（非常溫柔地）聽見你的聲音，重見着你的和當年一樣柔和，一樣良善的微笑，……在我好像這許多年並不會過去。你的聲音忽然喚醒了如許多的親愛的回憶來。（他坐下來，一面做手勢要她也坐下。）

安娜（站着）我連向你發聲的勇氣也沒有了，我不敢說話，也不敢看你，你想像我這樣不幸的女人還會向着像

你這樣偉大的科學家……偉人說什麼呢！……我覺得好像是在皇帝的面前……我不曉得說我所要說，願說的話了。原諒我！

阿爾背脫 呵，親愛的安娜！沒有王冠的皇帝，憎厭他所知道的一切的科學家，沒有兒子的父親；一個像你，安娜，這樣靠着記憶生活的人，而且也許他所有的使得他留戀生活的記憶還要比你的記憶更少；他來到這里好像一個受了傷的人從戰場裏脫身出來，爲的是到那使得他回憶起他所離開了親愛的故鄉的，純潔的噴泉，祝福一滴不會混着血的清水。

安娜（好像失了知覺地靜坐着，仔細地帶着讚嘆地聽他的話，過後便憂鬱起來。）你是不幸的人！呵，可憐的阿爾背脫先生！你有大的苦痛，我是知道的，所以我敢於幾次以一個不幸的女人的資格，給你送一些安慰的話句。我也有大的悲哀。也許沙基醫生已經告訴你了。我結了婚，過了兩年的苦痛的生活後，便死了丈夫；在很短的時期中，又死了我的全家的人；從此在這世界上就只有一個孤零零的我，沒有親戚，沒有依靠。……然而上帝給了安慰與我，使我信奉他，這信仰使我生活下去，而且我還有……另一個安慰我的東西。這就是對於

你的思念，阿爾背脫先生，你是我從來不曾——從來不會忘記過的。

阿爾背脫（握着她的手）我的愛友！

安娜（快活貌）愛友！呵，天呀，我現在纔覺得你真是
在這里了，現在我纔相信我的眼睛了……（活潑地）告
訴我：你什麼時候來的？你不曾遇着什麼人嗎？你怎樣
尋到我的住處？你直接到我這里來的嗎？

阿爾背脫 不，我的安娜，我不是直接來的，我先去看了
我多年來所想見的地方……過後我又進了離這里兩步光
景的旅館。……

安娜（臉常常向着他，爲的是不要放過他的一個字，忽然很快地站起來，去取了桌上的草墊子放在他的脚下，她的舉動恰像一個非常恭敬的，忠心的女僕。）

阿爾背脫 不，我的安娜，你在做什麼？

安娜 喬治先生，天氣很冷……

阿爾背脫 不，決不——（他取開脚下的墊子放在她的椅子前，使她坐下。）我走去重見了當我放學出來時我們一起談話的地方。

安娜（興奮地，快活地）真的？真的？（然而立刻又爲自己的興奮和回憶起的事實害羞，低下了頭。）我那時

的舉動不好。

阿爾背脫不，我的安娜，你的舉動是好的。你正做着你的好心所鼓舞你的愛情去做的，在你的愛情中，你的良心找不出一點可以責備的東西來。如果事實不是這樣的，那麼重見了那個地方我就不會受着我所受到的感動了。要是我的母親還活著的話，我是要和她同到那里去的。我好像在那里重見了你，惶惑的戰抖和當時一樣，我好像重感着從前所感到的膽怯。我記起了我從那里出來靈魂裏充滿了溫柔，好像做了世界上的主人，是幸福的人，愛着生活中的一切，對我的友人，弟兄，以及一

切的人都更和善起來；我在那里，在你的影象的周圍我重見了我的十六年的最美麗的希望的全部，好像許多的陽光一樣；在你身上，我重見了另一個阿爾背脫，我願意再變成這一個阿爾背脫，這並不是因為他是更年輕，而是因為他是更純潔，更善良，——這是靠了你的力量，——為那一個充滿了謹慎和良心責備來尋找你，求救於你的人所萬分不及。

安娜（十分注意地靜聽着，不過漸漸低下她的眼光，沈默了片刻，她用手蓋着眼睛，然後又把手放下）呵！上帝一定寬恕了我，……否則我不會以現在這樣的感覺來

回憶當時的情形了。你是這樣地好，你對我這樣地尊敬！好像……我是什麼大人物的女兒——（沈默。她也沈醉在可愛的回憶中了。在以後的談話之際，兩人的頭略俯着，雙手放在膝上，眼光望着地上）我也曾幾次重走巷子裏過。一走近了那門前我覺得呼吸不通了。（微笑，低着頭）……好像我還應該再進去似的。

阿爾背脫 我記起了某一天早晨當我看見那房門因了房東的死緊緊地閉着，那時候我是何等失望。

安娜 那是騎士毛力，現在這房子是一個商人的產業。（帶着一種報告重大消息的興奮的聲音說）那里曾做過

避難所。

阿爾背脫 有一天你失落了一捲紅絲，從小籃子裏落了下來，我過了兩天便把牠帶給你。……

安娜（微笑）我不知道我怎樣做的。……那天早晨當我的妹妹並不告訴我，那聖加爾教堂的牧師便走進來的時候，我是非常地害怕，你還記得這個嗎？他站着帶着不活活的面孔望了我們一刻。我好像生了病似的。

阿爾背脫 此後五天內你都不會來過。……

安娜 然而過後我便看見你非常憂愁地到學堂去！可憐的阿爾背脫！……呵，寬恕我！我說的是那時的阿爾背

脫。

阿爾背脫 也適用於現在的阿爾背脫，而且我非常喜歡聽着牠。

安娜 我只要遠遠地見着你，也就是非常幸福的了！我帶着熱烈的慾望等候着星期日，爲的是在那一天在音樂隊鳴奏的時候，有機會好好地見着你！那時候一看見你，我就想起許多的事，我就非常感動了。我的可痛惜的母親反覆地說我是病了，再不然便發狂了，因爲我一聽見音樂便流下淚來。

阿爾背脫 我記起了你的母親。

安娜 她是一個平常的女人，略有點嚴厲，但卻是良善的。……她從來不會注意出什麼來。（畏怯地，低聲問）你的母親，那位太太……她知道嗎？

阿爾背脫 她有點懷疑，因為她看見我有時是無緣無故地非常高興：這就是在和你談過話以後；而有時又無緣無故地沈默，憂愁起來：這就是在那些不會見着你的日子裏。

安娜 呵，我不相信你會說這話！（她望着他，略停，她又把眼光移在地上）我清清楚楚地記起你的母親來了！她是這麼美麗！在我看起來，她好像是皇后一般。當我

在街上遇見她的時候，我的心就不停地跳起來了。我想她一定認識我，而且在看我。我害羞了，好像她要向我說：——『這個穿得這麼破的窮女兒怎敢……』我埋下頭來，在她的身旁走過了。然而我知道她是善良的。啊，我多麼愛她呵！我真願跪下來吻着她所走過的土地哩！她死的時候我會痛哭過。過後……你就去了。……

（阿爾背脫站了起來，好像被苦痛的思想震撼着了。）

安娜（望着他，突然她也站了起來，活潑地，忽然改變了面部的表情和聲音）以後，你不知道當我最初幾次聽見你的名字傳遍人口的時候，我是何等地幸福；我想起

你會愛戀過我，我便是幸福而且驕傲了。我慚愧我是如此沒有知識；我便開始到星期班去聽一點課了。某一個月我省下了一點錢；我就立刻去買了一本你的著作；一本大書。這是論政治的書，我自然不懂。然而一想到這是你寫出來的，我就非常愛牠了。我還保存着這本書；我去拿給你看罷。

阿爾背脫（微笑地想阻攔她）不，我的安娜！……
安娜 我要把牠拿給你看。……（她跑到抽屜旁邊，拿了書，雙手捧着，表示尊敬的样子，走回來；他們都來到前面）這就是牠。（她用口在書面上吻了一下，然後讀

着書名，雖然沒有困難，但讀起來好像在讀着她並不懂得什麼意思的不習慣的字句）『拉丁理想主義。』（她翻開書，從裏面落下幾個信封來）噯！我的信！

（阿爾背脫站起來拾信，然而她更快地把書放在椅子上，然後拾起了信，立刻吹去了信上的灰塵。）

安娜 這是你回答我的單純的祝福時所陸續寄給我的紙條。當我接到從你那里來的每一張紙條的時候，我是何等地快樂！我更快地工作，喫着我的小塊麵包，心裏好像在過節一樣。

阿爾背脫 呵，我的安娜！從你的口裏說出來的每一個字

對於我都是極大的溫柔，然而牠又使得我的心非常痛楚！

安娜：爲什麼呢？阿爾背脫先生。（她把紙條放在懷裏，然後再拿起書）人家說牠是這麼美麗！……人家還說（用畏怯的，溫和的低聲說）……阿爾背脫先生，你真不是——……你真沒有宗教嗎？告訴我這不是真的？像你這樣好的人，寫出了這許多偉大和美麗的書籍的人，什麼都知道，都懂得的人，一定不會是沒有信仰的！告訴我！如果你告訴我這不是真的，而你是有信仰的話，那麼我就是非常幸福的了！而且你也會是更滿足

更安靜，在你的痛苦中也就會有更多的安慰了。阿爾背脫先生，你不會因我敢於向你說出這樣的話而發怒嗎？

阿爾背脫 親愛的安娜，聽我說。要等到我看見那些無限善良的人兒，便在受苦的時候也還是一樣善良的人兒寬恕了那個給她們以痛苦的人，一生永遠保存着她們的初戀，便在不幸與貧窮之中也依然保持着那天使一般地美麗的，純潔的靈魂，那時候我的思想，我的心便走到信仰上去了。

安娜 呵，阿爾背脫先生，你這話是爲我而發的嗎？我是不配的。然而你何等地安慰着我呵！……你千萬不要以

爲……我真是可憐的，（她跑去把書和信放進抽屜內，又走回來，阿爾背脫已經坐下了，她便坐在阿爾背脫的前面，口裏一面不住地說，在說着以下的話之際，她是很活潑而且帶着孩子似的快樂，但這是多少有點做作的，爲了安慰阿爾背脫，使他相信她現在的情形並不怎樣可憐。）我的需要是很少很少的！我替基亞利先生的工廠作工，做出汗衫上的鈕孔；一星期可以得着幾個法郎。我又給太太們做幾件繡貨。而且我又知道節省，需要使我學會了許多事！譬如：我的眼睛怕見煤油光，油又貴，蠟燭也貴。好！我便自己做起蠟燭來；我找到了

模子，又從禮拜堂的雜役那里廉價買來蜜蠟，便把蠟燭的剩餘和着蜜蠟倒進模子裏去；蠟燭做成了，每一支差不多可以省五個生丁。（她從桌上拿了燭臺，微笑地指給他看。）這就是我的工廠的出品。酒也是這樣。醫生要我喝一點酒。我買了葡萄來，自然也爲了省錢，我便在盆子裏做好了葡萄酒。看那里，（她指着小盆子）那就是我的酒樽。我什麼都學會做了：修鞋，我也會。呵，你們先生們是想像不到的。然而我是多末蠢的婦人呵！竟然拿這些小事來攪擾你。但是我覺得我應該全都說給你聽，爲的是驅散你的一切憂思，爲的是使你安

靜。我是不錯的嗎？你會原諒我嗎？

阿爾背脫 我的可憐的安娜！

安娜（見着他感動，便說）可是你要相信在我的小小的世界中，我並不需要什麼，阿爾背脫先生；我不過活得適意。（見着他在看沒有升火的火爐）你看我沒有火嗎？我真正用不着牠。這屋子很舒適。而且我時時刻刻在活動，料理家屋的事。阿爾背脫先生，不要擔心！

阿爾背脫 我的安娜……（躊躇着）如果我請求你給我證明你對於我還保存着良好的紀念……如果我請求你作一次犧牲，爲……的是使我……在遠處……不會再因想到

……你是過着……像你所告訴我的那樣的……生活而悲傷……而痛苦……

安娜（起先不懂得是什麼意思）呵！我懂得了！（害羞，低聲）不，不，阿爾背脫先生，……我謝你。……誠心誠意地謝你；然而那是做不到的。

阿爾背脫 我的安娜，……如果我求你呢？

安娜 不，不，不要說下去……你是何等的好呵！然而不要說下去。你使得我痛苦。

阿爾背脫 爲什麼呢，安娜？難道我如今不是你的舊友嗎？難道我不等於你的哥哥嗎？那麼爲什麼呢？

安娜 我也不知道究竟爲什麼；然而這使得我痛苦。不，牠不會再是美麗的了，我不會再是滿意的了。

阿爾背脫 我的安娜……

安娜 不要做聲，有人在敲門。

（阿爾背脫站起來向右邊走去。安娜去開門。）

第十一場 前人和賣菜婦人

賣菜婦人 安娜夫人。（她把菜籃子放在地上，手裏拿着秤，站着。）

安娜 我很抱歉……這時候我不能買了。

賣菜婦人 我特別爲了你纔走上來的。

安娜 （向阿爾背脫）你答應我耽擱一刻嗎？……對不起

……（阿爾背脫點頭，表示允許。）

賣菜婦人 照平常一樣的嗎？

安娜（從籃子裏拿出白菜來，放在秤上）五個銅版是不
是？

賣菜婦人 對不起，今天要買六個了。

安娜 又漲價了！

賣菜婦人 在這樣冷的天氣，自然要漲價。

安娜（賣菜婦人在秤菜的時候）你的兒子呢？

賣菜婦人 很好，謝謝你。他剛剛帶着他的銅簫跑去了。

有人來叫他快快去參加工人團的音樂隊。好像有什麼重
要的人物……人們所等候着的那個了不得的大人物……

來了……來參加明天的紀念碑典禮。……（安娜掉過身子去望阿爾肯脫，他這時正沉溺在思索之中，並不會聽見這兩個女人的低聲的談話。）有人看見過他，……過後據說他就不見了。……現在大家都跑去找尋他究竟走進哪一家旅館去了。

（安娜又望着阿爾肯脫，賣菜婦人忽然看見了他，便把眼光定在他的身上，初則驚奇，繼則表示略有點疑惑，他也許就是那個人們正在找尋的大人物。）

賣菜婦人（低聲）也許就是他罷？他怎麼會在這里呢？
安娜（很快地拿起了菜，放在衣箱上，把錢付給賣菜婦

人）明天再來，因為我依然不會出去。明天見。再會！
賣菜婦人 再會！（她看了阿爾背脫許久，而且對他恭敬
地行了一個禮，這時候阿爾背脫剛剛轉過身子來看她。
她走出。）

第十二場 安娜與阿爾背脫

安娜（多少帶着一點激動，然而卻是快活）呵，阿爾背脫先生，你知道也很好。有人見了你，認出了你。那婦人告訴我說，她的兒子是音樂師，別人很快地叫了他去，……參加工人團的音樂隊……因為衆人所找尋的那位先生來了，……這音樂是用來歡迎那位先生……一定是來歡迎你的，阿爾背脫先生！

（阿爾背脫做出厭煩的樣子；聽了這消息他一點也不關心。）

安娜（興奮地帶着快樂與畏怯）要是人們知道你是在這里呢！沒有人會想到的，誰知道人們要對你做出多大的慶祝呢？呵，你怎麼會是這般安靜，我真替你擔心了！呵，阿爾背脫先生！

阿爾背脫（定眼向前面看）慶祝不會使我快樂。我要從這里帶去的憂思，是沒有人能夠從我的靈魂裏除掉的。……我的安娜，只有你，……只有你一個人才能夠除掉牠，而且只用一個字就夠了；或者就一個字也不說，也

可以的……（溫柔地，溫和地）只有你一個人可以給我的雙眼改變一切，你可以使這一天變成美麗的日子，要是你不肯的話，這一天就會變成我的痛苦的日子了，因為在耳邊我會時常聽見責備的聲音，在心裏我會感到良心責備的針刺。（他望着她。）

（安娜沈默不語，眼睛定在地上，面貌說出了她的不可改變的意志和她不能夠應允的遺憾。）

阿爾背脫 我懂得你的感情，那是如此優美，……如此高貴的！然而你應允了我的請求所做的不也就是同樣善心的行爲嗎？（望着桌子上的繡貨）你給太太們做繡

貨。爲什麼你不給我的遠在美洲的女兒……做繡貨呢？

安娜（帶着溫和的，憂鬱的微笑）呵，好心的阿爾背脫先生呵！因爲那不再是……和我現在所做的相同的工作。而且……我的這不幸的眼睛，……我的作工的日子已不多了。

阿爾背脫（關心貌）那時候呢？……到了你不能再作工的時候呢？我的安娜！

安娜 那時候……會有充滿了憐憫的靈魂來關心那個不能夠再作工的人。「將來」並不使我恐懼。阿爾背脫先生，你不要爲我設法。我知道我會在什麼地方和平地了

卻我的餘生。

阿爾背脫（沈思了一會，過後懂得了她的話意）呵，不！我的安娜，決不，決不，如果我還活着的話，我決不讓你這樣結局的！

（安娜急忙地做手勢，表示有人來了。）

第十三場 前人與布魯尼

（安娜跑去開門，一看見來的是布魯尼，就變得不快活了。布魯尼向前走了兩步，並不揭起帽子，只觸了一下。）

安娜 呵，……布魯尼先生！

布魯尼 （投了一瞥好奇的眼光在阿爾背脫身上，並不去仔細看他，再把他的帽子觸了一下；過後用令人討厭的

聲音說）汗衫呢？

安娜（畏怯地）我今天叫了人到廠主那里去請求他再忍耐一天，因為我的眼睛痛……

布魯尼 已經過了四天了。

安娜 我明天可以把所有的東西一起送來。

布魯尼 也許會弄到後天，或者下星期的。這眼睛痛的事未免太常有了。

（阿爾背脫做出嫌厭而且不能忍耐的姿勢。）

安娜 我可以帶來醫生的證明書。……

布魯尼 這是不會使工作變快的。基亞利先生已經很夠

了，他派我來向你說：如果你不盡力把東西早些送去，他就要和你說再會了。

安娜 基亞利先生是一個有好心的人；他不會連我的這一小塊麵包也拿回去的，因為我病了。他這一次多少也還有點憐憫心的。

布魯尼 工廠不是慈善機關。

（阿爾背脫在這時候以前並不看着布魯尼。他感到苦痛，好像這是自己的屈辱。他很難自持，便嫌厭地掉過身子好像要說話似的。）

安娜 （做手勢請求他不要說）不，阿爾背脫先生，他們

是可以原諒的；有時候他們是被人家騙了。……（向布魯尼）請告訴基亞利先生說，無論如何我今天要縫完，明天一定給他帶來。

布魯尼（粗暴地）唔，看着罷。（他看了阿爾背脫一眼；阿爾背脫用眼睛定着他；布魯尼本不願揭下帽子；然而在阿爾背脫的堅定的眼光之下，他好像不能自主地粗魯地脫下了他的帽子。）

安娜（走到站在門前的布魯尼的身邊，低聲說）明天，我答應你明天。

布魯尼（因為非本意地給阿爾背脫脫了帽，便惱羞成

怒)當心，因為基亞利先生……不喜歡什麼庇護人的！

(他走開了。)

(安娜站着不動，好像被這句話中傷了；過後她搖着头，對於那個剛纔給了她以惡毒的卑下的侮辱的人，有着一種痛苦的憐憫的感覺；她鎮靜了她自己的面貌，回到阿爾背脫的身邊，想求他原諒，她使得見着了這種不快的景象。)

第十四場 安娜與阿爾背脫

阿爾背脫（跑到安娜的身邊，拿着她的手與奮地引她向前。）呵，我的安娜！我在受着苦刑。那麼，人家這樣地對待你？這就是你的生活？熱血燒着我的額！我不能夠再忍受下去了！這記憶會撕碎我的靈魂，我的安娜，我請求你！

安娜（苦痛地）阿爾背脫，我不能夠，我也不應該。

阿爾背脫 安娜，爲了你從前對我有過的戀情，爲了你在這三十年中所受過的一切苦痛，在你也愛過的我的母親的名義之下，我苦苦地哀求你！

安娜 我求你，爲了愛上帝的緣故，我求你：不要固執着，不要使得我哭；請你哀憐我！

阿爾背脫 然而是我——我的好安娜，難道你不懂得嗎？

——是我，你的可憐的阿爾背脫，我應該來求你的恩惠的；是我，我需要着你的哀憐；是我，我來哀求你的關濟！

安娜 呵，天呵，這是什麼話！……然而，不，不，你要

作這犧牲；你還應該要慷慨一點。

阿爾背脫 我不能夠！

安娜 可憐我罷！

阿爾背脫 （很快地握着她的雙手。）無論如何我要做的，……我願意！

安娜 （感到大的快樂和感激）呵，親愛的阿爾背脫！

（立刻又用大的力量說）我會更早期地餓死了！

（阿爾背脫放開她，做出絕望的動作。）

安娜 （跪在他的面前，握着他的雙手。）不，不，寬恕我，我說得太過了，我是忘恩負義的。然而這是因為我

十分愛你，因為我非常尊敬你，因為我願意所有的記憶都要是像在過去中那樣，美麗而親愛，因為我願意我常常以安靜而快樂的靈魂想起你，恰如想到上帝一樣！我現在雙手連着地哀求你！

阿爾背脫（感到深切的痛苦，然而卻忍住了。）你是不錯的。站起來。是我，是我應該跪下來。安娜，是我不好，我不該來和你重見面。我現在要卑屈地去了，（她做出一種動作）可憐的女人，這並不是因為你的拒絕；這是因為你的心的偉大，那是我從前所不會認識出的；這也是因為你的生活的純潔，這使我想起我的生活

而慚愧到無地自容。

安娜 不要說這個。這不是對的，不是真的！

阿爾背脫 是真的。我不自覺地來到你這里，爲的是向你

說這句話。一點鐘以來這句話就從我的心裏跑出來了。

我究竟說了。我不能再向你說比這更真誠更正當的話。

這應是最後的話了。永別了。

安娜 永別了？（這個「永別了」好像什麼料不到的消息

打動了她的心。）你要去了！（她向四周一看，好像自

己的孤寂的思想第一次來擾亂了她的心曲。）我要孤寂

的留着……我從此不會再見着你。……

（阿爾背脫不言語。）

安娜（明白她不應該而且不能夠留住他，她做出忍耐與堅決的姿勢。）那麼，……永別了！（她走到他的身邊，握着他的雙手，鎖住自己的感動，用絕大的溫柔向他說）在你的重大的事務之中……在你的榮譽之中……在你的慶祝之中，請你還記起我幾次。如果你還有什麼悲哀的時候，請你想着：遠遠地在一間貧窮的屋子裏還有一個不幸的無名女人在想着你，在禱祝你的健康，而且在一心一意地願犧牲她一生中所剩下的微少的日子用來減少你的一點鐘的痛苦。

阿爾背脫 不，我的安娜，你要活着。在我，你必須活着！

安娜 我不願意活。你呢，不錯，你是康健而強壯。而且你還可以做那許多好事；所以上帝要保留着你。我要先去的，不久就要去的，因為我是一個對於世界毫無用處的不幸的生物。然而我直到我斷氣的時候，我還要為你禱告的。

（阿爾背脫握着她的手，憂鬱地把這貧窮的，憂暗的屋子的四處看了一下。）

安娜 （懂得他的意思）呵，不要怕，阿爾背脫先生，只

要我還有生命的時候，我總要勇敢地活下去的，就是這樣孤寂，完全孤寂，也不要緊。我要快活。一想起你，工作似乎就變成更美麗的了。我好像你永遠在我的身邊，就和在這一刻一樣。

阿爾背脫（看着她的雙眼，憂鬱地說）永別了，——我的安娜！

安娜 我使得你痛苦，可憐的阿爾背脫，你肯寬恕我嗎？爲了證明你已經寬恕了我，……請你接收……（剛說到這里，從不遠的地方送來了音樂聲，然而由於曲巷的緣故，聲音傳來就成了窒息的聲音了。安娜閉着口靜聽。

過後她又快活地叫起來。阿爾背脫先生，這是爲着你的！他們找到了那個旅館！他們願意見你！（她把手壓在自己的心上）呵，天呀，我的心怎麼跳得厲害！……阿爾背脫先生，還有一句話！爲了證明你已經寬恕了我，請你接收這我的紀念物（她跑到衣箱前，在花盆裏摘了小小的一朵花，又走回來。）這是聖母的花，我真正可以送給你的。你要把牠放在你的書內，不是嗎？放在一本你著的美麗的書內，讓牠留在那里。過後你就可以不必再想到牠了。然而我知道牠是在那里，在你的家中，在你的身邊，也在我的思想的附近。

阿爾背脫 我的親愛的安娜！我要把他放在我的母親遺留下的紀念物的旁邊，牠將永遠留在那里。

安娜 允許我把牠插在這里，（她指着他的外套的最高的紐孔）牠是非常小，所以人們驟看是看不出來的。而且我要把牠放在後邊的下面。（牠把花放進紐孔裏，她忽然看見紐扣垂下來了）呵，看罷！紐扣落下來了。讓我快快地給你縫起。

阿爾背脫 我不能答應你——（阻攔她。）

安娜 呵，阿爾背脫先生，我請求你！請讓我這樣做罷，你不知道這對於我是多末大的快樂呵！

阿爾背脫 我的安娜，我不願意！不！

安娜（憂鬱地）然而爲什麼呢？你的母親也會這樣做的。爲什麼我不呢？你使得我悲哀！讓我得着這樣的滿足罷！

（阿爾背脫帶着憂鬱的微笑答應了。）

安娜（快樂地）你是多末良善呵！我謝謝你！（她跑到桌子旁邊，把線穿過針孔裏，急忙跑回來，在阿爾背脫身邊，口裏不住地說。）呵，你萬想像不到我做這件事，有多大的歡喜。（她開始縫着鈕扣）你萬想像不到……請忍耐一下……你實在不能夠這樣子就走到街上去

的……再等一刻就弄好了……（她激動起來，爲了要縫得快，她一個不小心把針刺進了手指頭，血流了出來，她又快快地縫）沒有什麼……我略有點激動。（她的聲音裏帶着快樂和哭聲的抖動）我好像在做夢……好像我從前也做過這件事……我不知道好像有什麼事應該由我來做，……那是我的義務……照料你的衣服……你出去的時候把牠刷乾淨……你回家的時候，把牠放回原地……問你走哪里去了來，……問你做了什麼事，……好像這就是你的家，……好像你永遠在這裡……好像……（她忽然哭了起來。）呵！我是多末愛你呵，……阿爾……

背脫！我是多末愛你！（她丟了針，把她的頭放在阿爾背稅的懷裏，一面哭着。）

（阿爾背脫說不出話來，他低下頭把他的面頰靠着她的頭。）

安娜（突然醒了過來）我的頭在什麼地方？上帝寬恕我！你也要寬恕我！我忘記了你是誰，我是誰！我使得你不快活！（她把手放在額上。）請寬恕我使得你過了這一點鐘憂鬱的時刻。

阿爾背脫（熱烈地，莊重地）不，我的安娜，在這三十年中我從來沒有過像你今天所給與我的，如此溫柔的聖

潔的感動的時刻，你這哀求我的寬恕的，可憐的聖潔的人兒！

安娜 呵，阿爾背脫！如果這是真的，你就應該想到善良的上帝，信仰「他」——她跑去把手指放在聖水內，快快地跑來在他的額上，胸上畫了十字——這是你的安娜的最後的請求。

阿爾背脫（走近門口）永別了！

安娜（忽然看見帶着線的針還懸在鈕扣上）呵！我把針懸在鈕扣上了！（急忙用眼睛四望，用手摸身上，想找剪刀，但找不着，便快快向他跑過去，埋着頭，用牙齒

咬斷了線。這最後的表示愛情和卑屈的舉動使得阿爾背脫非常感動，在他還不會擡起頭來時他突然用雙手捧着她的頭，使牠仰着，當着她的臉叫道。

阿爾背脫 呵，我的好安娜！呵，我的愛！呵，我的妹妹！（他熱情地在她的額上吻了三次。）

安娜 多謝！多謝！多謝！

（阿爾背脫做出最後的「永別」的姿勢，便去了。）

安娜 （向門撲去）願上帝與你同在！願上帝保佑你！願上帝降福於你！（她走回來，踱了幾步，好像在夢想什麼似的，把手放在額上，這其間那在全場中不曾停止過

的音樂聲漸漸地愈過愈遠了；過後她因爲太感動，沒有了力量，支持不住，倒在椅子上坐了，舉起眼睛向着天看，臉上因快樂與感激而發亮了：「呵，天呵，我感激你！……現在我就死了，我也是滿足的！」

在她她的心裏，永留了「一生中不可回憶的偉大的愛的痕跡」 9.25 1943 毅

在生命的每一瞬間，
都有一種精神。
—— 9.25 1943 毅

□過客之花□

|| 三角

著者 亞米瑪斯

譯者 巴金

經售處 開明書店

作者書社

|| 有版權 ||

一九三三年六月初版

7.55
=2